

奇幻

修正文库

奇幻小说系列

弓之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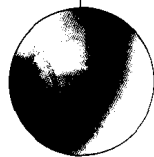
雷风暴◎著

现代出版社

御
修正文庫

奇幻小说系列

弓之道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弓之道/雷风暴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2. 10

(修正文库·奇幻小说系列)

ISBN 7-80028-836-6

I. 弓… II. 雷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9153 号

天行原创 (www.tx71.com) 提供版权

责任编辑: 张俊国 许晖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(100011)

电 话: (010) 64267325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固安印刷厂

版 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36 千字

印 张: 8.25

印 数: 1-10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028-836-6/I·225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修正文库志

盛世修史，文昌兴志，八卦汇结绳蓍龟之要，尔雅纂金石篆隶之义，皇览资治，博物辨识，说文解字，集异猎奇，唐宋之后，类书集成，蔚为大观，艺文类聚启文苑英华，册府元龟继太平御览，至明之永乐大典，清之古今图书集成，天文地理，三教九流，囊括备至。降及今世，又有各类百科全书，采西学分类之法，融阅读检索于一体，洋洋乎浩若瀚海，使人坠沉其中不知所归。百川交汇，众说杂糅，龙鳞为鲨翅所掩，凤羽为雉尾所磨，欲寻有个性之真知灼见，无异于洋中探取笔端之珠。

二十世纪，前有万有文库，后有丛书集成，其旨在于融纳中西之学，汇聚古今之要，发明当世之见，张扬著者个性。世事纷易，文库难竟，后之来者，或一味拿来西学，或刻意掘枯剖朽，或独居蜗角抽思，或奋扬沉渣恶俗。降及文坛学界，率直者径取以射利，诡譎者巧窃以沽名，妄悖者务逞其玄，迂腐者守经抱句，途尽技穷，即结帮聚伙，独衍枝蔓，播陈言于残生，布腐酸以贻世，所谓艺文萎靡，学术腐败，世所瞩目，闻者掉首。文化昌明之日，斯文之弊如此，真有愧于崭新之纪也！修正二字，由来已久，自孔子修正诸经而始，世人皆以为继往开来，必修正无利时运之旧说，另创促进变革之新意。独十年浩劫，修正沦为悖论，如今国运勃兴，无修正之艺文，乏修正之学术，何以应万事之隆昌？先哲有言：修正治辩，欲人之善；素修正者，弗离道也。惟望海内外之炎黄子孙，凡有志践及荀子所谓德盛者也、能静者也、修正者也、知命者也者，共标创辟之举，务去陈言冗辞，同襄修正文库，兴我艺文学术！

文库主编 韩勃
文学顾问 汪兆骞
文库热线 13901160710
批评反馈 xzwk@163.com

策划编辑 黄孝阳
责任编辑 张俊国 许晖

1

姜龙

师父说过，弓是一种美好的东西。

慢慢地拉开弓弦。

弓弦在手指间饱满地张开着，富有弹性，弓脊弯曲成一个优美的弧度。我微微屏住了呼吸，此时，能感到一阵微风轻轻地掠过，是那么柔和，如同女子温柔的手指抚过脸颊，还带着幽幽清香，传递着大地的气息。风止了，存留在弓弦上的细微的颤动也消失了。这一刻，时间如同凝固住一样，天地被定格在一瞬，摇曳的树，沾满露水的青草，远处正在上升的太阳……

正是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松开了。弓弦发出“噔”的一声锐利的声响，来回震荡。弓上的箭唱着欢乐的歌，如同撒欢的小鸟，疾射出去。很快，箭消失在远方，空气中还残留着那种尖啸的声音——弓箭手最喜欢的声音。我惬意地闭上眼睛，似乎

心也和箭在一起飞翔，已经分不清是箭带着我的心，还是我的心在引导着箭。

“师父，师父，我做到啦，我做到啦！”我一路飞奔，狂喜地喊道。翻过草原小小的山包，不远处耸立着一座玲珑小巧的茅草房子。一个美貌的女子正在弯腰打水，有些愕然地转过头看着我。

“师父，师父，我做到啦，真的做到啦！”我对那个女子说道。

“你又干什么傻事了？”那女子转过身子，水桶放在地上，双手叉着腰，不满地看着我。初升的太阳照得她脸上红通通的，如同抹上一层胭脂一般。

“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”她看着我继续说道，“要爱惜自己的弓，快把弦松下来。”

我吐了吐舌头，松下了弓弦。

“师父。”我说道，得意洋洋的，“我做到了。”

“你做到了什么？”

我拉了一把那个女子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快和我来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不由分说，她被我拖得踉踉跄跄。

“慢一点，小鬼头！”师父骂道，顺手敲了一下我的脑袋。

“师父，上次你说神弓可以在百步之外射中对方的耳环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我说过吗？”师父挠挠脑袋，问道。

“你当然说过。”我急急地说，“是你给我讲的故事，说神弓有一次和敌人战斗，对方有千军万马，而神弓这边只有一小群人，明显是劣势。但是，神弓不慌不忙，摘下弓箭，瞄准

对方领头的骑士，百步之外，一箭射穿了对方的耳朵。对方吓得肝胆俱裂，连忙逃跑了。这些都是你说给我听的啊。”

“好像是吧。”师父又挠挠脑袋，蓬松的长发盘在头上，有些散乱，但是，非常有韵味。“这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你看，师父。”我把师父拉到一棵大树前。树上，用细绳挂着一只金灿灿的耳环，而耳环的中间，直钉着一支箭。是我的箭。

“我在百步外射中的。”我得意洋洋地说道，期待着师父的赞赏。

“唔。”师父没有说话，靠近了仔细端详着。

突然，一顿拳脚劈头盖脸倾泻在我身上，把我打懵了。

“你这个傻瓜，败家子啊！”师父一边狠狠地擂着我的脑袋，踹着我的肚子，带着哭腔骂道，“竟然偷了我的耳环，我惟一值钱的东西啊！看我不揍死你——我的耳环啊。”

的确，师父是个穷得要命的小气鬼。不过，当我第一次看见师父的时候，她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
那是在一个小村子。我从小在那里生活，平静地生活。但是，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。

一天，毫无任何征兆，村子里突然起了一阵骚动。

“龙啊！龙闯进村子啦！”

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马上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震动，似乎大地要裂开来一样。我奔出房子，外面居然已经是一片火海，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在燃烧，烈焰燃红天空。那种震动还在持续，但是，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震动，轰隆轰隆的，如同有一个巨人在走动一样。那不是巨人，那是龙。

我第一次看见龙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啊，那么可怕！巨大的身躯，长长的脖子，长着尖利角的头颅，眼睛是血红的，翅膀收拢在背后，粗大的尾巴拖在地上。它一张嘴，露出可怕的牙齿，喷出一团又一团的火焰。

我被吓傻了，呆呆地站着，愣愣地看着，甚至忘记了逃跑。周围的人都在喊叫，都在奔逃。很快，有几个村民组织起来，纷纷向龙射箭。那箭看上去是那么细小，如同一根根牙签，软弱无力地射到巨大的龙身上，然后软软地掉下来。而那几个勇敢的村民，也被龙踩在脚下。龙环顾着四周，发出了嘶鸣，可怕的声音中充满了恶毒和傲慢。我慢慢坐倒在地上，牙齿不住地打架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，龙转过了头，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。我不由自主地看过去。一个风采翩翩的女子进入了视线，不由得让人眼睛一亮。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村口，浑身华美的服饰，头发高挽。此时，她慢慢褪下一只衣袖，露出洁白的胳膊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皎洁的月光。然后，她优雅地取下背后的弓箭，轻轻地搭上箭，两根手指拉住弓弦，很快，弓弦如同满月般张开。这一切，是那么优美，那么高雅，似乎她不是在射箭，而是在舞蹈。弓在她的手中，丝毫没有了武器的感觉，从她那轻柔的动作来看，倒像是拿着一把白玉梳子。

龙发现了这种威胁，转过身子，鼻子里发出粗重的声响。那女子站立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身子微微侧着，一脚靠前，一脚靠后，稳稳站住，一手握着弓，裸露的胳膊向后拉着弓弦。如果不是风吹动她的裙袂一摆一摆地飞舞，真如一尊美丽的雕

像一般。龙又嘶吼了一声，能感觉一股热浪迎面扑来，烧灼着面庞。女子挽住的头发散了下来，如瀑布，如流水，在风中飞舞着。

风停了。

那女子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世界在那个瞬间好像静止了。然后，她的手松开，箭划破空气，发出尖锐的啸叫，向龙的头颇飞了过去，带着死亡的气息。

我一边想着师父以前的风姿，一边挨着师父的揍。好奇怪，大概没有人在挨揍的时候还想着那个人的好处吧。师父终于打累了，坐下来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有些不甘心地看着我。我倒没什么事情，反正身上肉厚，估计师父的手也打疼了。

“师父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像你一样射龙呢？”我丝毫不在意师父的打骂，兴致勃勃地问道。

“你？”师父气鼓鼓地说道，“你还差得远呢，别以为蒙中一个耳环就懂得弓箭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急忙争辩道。

师父摆摆手，站了起来，顺手拾起了一片落叶，说道：“你能射中这片落叶吗？”说着，她将落叶向上一抛。落叶摇摇摆摆地降了下来。我急忙上紧弓弦，弯弓，搭箭，瞄准。可是，落叶早已经飘到了地上。

“不算，不算。”我急忙说道，“我还没准备好。”

“没人让你准备好去射。”师父嘲笑道，最后看了一眼被钉在树上，早已经扭曲的耳环，恋恋不舍，自言自语道，“我的耳环啊！”然后，自顾自走开了，再也没有看我一眼。

我有些沮丧地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。

是的，我是一个弓箭手，我的梦想，就是成为神弓。神弓是一个久远的传说，凡是能射杀龙的弓箭手，都被冠上了神弓的称号。师父就是一个神弓。可是，奇怪的是，她从来不教授我神弓的技巧，全靠我自己摸索。自从师父射死龙后，我再没有看见她用过弓箭，她的弓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难道就是神弓？

每次我问她弓箭的问题，她总是用一句话打发我：“弓之道，在于你的心，在于你为什么要用弓。”

“我要射龙。”我兴高采烈地说道，结果脑袋上被重重地敲了一下。

“你不适合做弓箭手。”师父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不服气地说，“我可以拉开精钢打造的长弓。”

“那叫蛮力。”

“我可以在百步之外射中靶心。”

“没人会站在那里让你射的。”

“我可以连发快箭，如同暴风雨一样。”

“那叫浪费。”

我气鼓鼓地看着师父，说不出话来。

于是，我更加刻苦地磨练自己的弓箭，模仿着每一个神弓的事迹。可是，师父却对此不以为然，总是对我的进步视而不见。这次，对我又是一次打击。我不相信自己不能成为神弓，所有可以成为神弓的条件我都具备了。远处，师父正在喊我。

可是，我依然站在原处没有动，思绪翻腾着。我自信自己的能力，要成为神弓，我还差一个最后的条件，那就是：杀死一条龙。

师父的喊声渐渐轻了，最终细不可闻。

我的心开始轻松起来。终于，我踏上了寻求弓之道的路。

“请问？哪里有龙？”

周围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。我离开了师父，想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找一条龙，射死它，证明自己也已经是个神弓。可是，事情远远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，我来到热闹的城市或宁静的小乡村，都没有发现龙的踪迹。毕竟，龙是一种相当稀有的神物，又不是家养的猪狗牛马之类会满地乱跑，要能碰到龙，还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

我也想在城市中贴贴布告，征寻龙。不过相信龙不太可能识得人类的文字；就算龙识得，也不会闲着没事到人类的城市逛逛；就算会逛逛，龙也不会看到我的布告，然后自己蹦出来，站在我的面前，说道，“喂，我是龙，快来射我吧。”除非那龙有毛病。

不过，我现在这样子倒真像有不小的毛病。

“请问，哪里有龙？”我坚持不懈地问道。

“神经病。”

“无聊。”

“这个小子多半有毛病。”

这是我得到的多数的回答。人们似乎也不愿意谈论龙，因为龙总是给人类带来灾祸，似乎连说一说都非常晦气。

“你找龙干什么？”终于，一个闲着没事的老者问我了。

“我要杀龙。”我雄赳赳，气昂昂。

“就你？”老者上下打量着我，满脸不屑。

我没有说话，摘下了背后的弓，把弦拉紧，然后，搭箭。谁都不能小看我，尽管我没有师父那么厉害，但是，这么多年的苦修，我的弓箭也是绝对不能小觑的。

“蹬”的一声，箭如流星，一道耀眼的闪光划过，如同平空打了一个霹雳。老者吃惊地看着远处一棵参天大树轰隆隆地倒了下去，飞沙走石，气势惊人。

“天啊，是神弓！”老者惊声叫道，原先怠慢的神情一扫而空，“我在以前见识过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。”

我不免有些洋洋得意起来，笑得嘴巴都快歪掉了。

“神弓大人。”老者尊敬地问道，“你已经除掉了多少恶龙啊？”

“唔。”我支吾着，真要命，我也在找龙啊。

“不多，不多。”师父教导我做人要诚实，我的确没撒谎，一只没杀也可以说是“不多”。

“如果要想找龙，我告诉你一个地方，一个叫寂寞村的地方，据说他们那里受到龙的骚扰。”最后老者说道。

我马上出发，寂寞村——将是我变成真正神弓的开始之路。

那是一个很美丽幽静的小村庄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小巧美丽的房屋隐约可见。我突然开始怀念我出生和成长的那个故乡了，这个村庄和我的故乡是那么的相近，竟然激起了我强烈的思乡之情。是啊，自从那恶龙捣毁了我的故乡，有多少年没有

回去过了？当时，我发誓，一定要在有能力保护自己故乡的时候才回去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几乎忘记那个誓言了，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弓之道——要随时想想自己为了什么而拉开弓弦？

突然，远处的村庄开始喧闹起来，好像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心头一紧，连忙上紧弓弦，一路赶过去。

越近，声音就越大，整个村庄几乎都要沸腾起来了。我的心也越来越紧张，多年前那一幕好像又慢慢浮现在眼前，冲天的火光，倒塌的房屋，还有那邪恶的眼睛，在火光中闪闪发亮。我冲进了村子，大喝一声：

“恶龙！纳命来！”

村子里的人都纷纷回过头，奇怪地看着我。我也有些发傻，村子并没有着火，房子也好好的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小小的广场上。天照样是蓝的，云也还是白的，懒洋洋地飘着，一切都显得很正常。

“龙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什么龙？”村民满脸疑惑地看着我。

“就是巨大的，很邪恶的那种。”

“没看见。”

“那你们在这里吵闹什么？”我实在是大惑不解。

突然，一个中年妇人好像反应过来了，冲着我就跑过来了。

“是不是你偷了我的鸡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？”

“什么鸡？”我挠挠脑袋，莫名其妙。

“我的老母鸡不见了，是不是你偷的，陌生人？”她依然不依不饶地瞪着我。

“还有我的羊。”

“我的猪崽子。”

“我晒在外面的鱼也不见啦！”村民开始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。我开始有些泄气了，原来刚才的骚动不是龙，而是出了小偷！活见鬼！他们越说越气，纷纷拥上来，好像我是那个小偷一样。

“别，别！”我连忙摆摆手，“我不是小偷，我不是，我是路过的。”

说什么他们也不相信我，认定了我这个“伟大”的弓箭手就是那个小毛贼。于是，我不得不狼狈地抱头鼠窜，逃出这个村庄。

真倒霉。出了村庄，我一路走着，心情奇差。龙没找到，白遭一顿打。那个该死的小偷，害得我和神弓的称号又擦肩而过。

我垂头丧气地走着。突然，前面的一片小树林中传出一种声音——好像是羊在叫？我心一动，悄悄走了过去。拨开树林，眼前是一只白色的小羊，正在可怜兮兮地叫着。最奇怪的是，一个圆圆胖胖的家伙正蹲在那羊面前，好奇地看着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疑惑地观察着，它不高，胖墩墩的身子，微微伸长的脖子顶着一个圆滚滚的脑袋，脑袋上好像有角，但是，又不像；背后居然有小小的翅膀，说是翅膀太勉强了，比鸡翅膀也大不了多少，可怜巴巴地耷拉着；另外就是一根小尾巴，长倒是蛮长，就是细。总之，是一种很滑稽可笑的动物。

是龙吗？

我暗自想道。不会吧，这种东西也可以叫龙？说像，还真有些像，可是全然没有龙那种神威，只让人感到可笑。如果这

东西也叫龙，也太寒碜我们这些神弓了。

突然，我猛地跳了出来，弯弓搭箭，大喝了一声：

“别动！”

它被吓得几乎要跳了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转过身子，吃惊地张开嘴巴，傻愣愣地看着我。它的眼睛又大又圆，蓝色的，嘴里也没有牙齿。

“是你偷的东西吗？”我努力装出威严的样子，瞄着它，问道。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它结结巴巴地说道，尾巴摆来摆去，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。

“还说瞎话！”我气不打一处来，“你这个小贼，再不承认，我就射你了！”

它用很委屈的眼光看着我，突然，嘴一瘪，居然放声大哭起来。这下子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有些尴尬地举着弓箭。这种情况倒还是第一次遇见，师父也没有教过，如果被它瞄准的对象开始大哭该怎么办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哭了。”我心一软，收起了弓箭，上前蹲下来，拍着它肉乎乎的脑袋。它站起来几乎有我高，此时却低头抹着眼泪。

“把东西还回去就好了，不要再哭了。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才好。

“我饿了，呜呜，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呜呜呜呜，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我拿出自己的干粮，递给它。它看了一眼，伸出爪子接过去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眼中还含着泪水。

我注意到它的爪子，很像是龙的爪子，我的心里再次产生了疑惑。

“谢谢你。”它说道，抬起了眼睛，嘴里塞满东西。我有些心疼地看着我一个月的干粮就这样消失在那张大嘴巴中。

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它看着我，咀嚼着，还眨巴着眼睛。

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它问。

“我。”我笑了笑，站起身子，“我是来射龙的。”

它愣了一下，爪子捧着食物，有些惊讶地看着我，说“为什么要射龙？”

我做了一个弯弓搭箭的姿势，说道：“你知道神弓吗？我要成为一个神弓，所以，只有用射龙来证明自己的能力。”说着，我做了一个放箭的姿势，尽管我的手中没有弓箭，但那一瞬间，被我瞄准的大树开始晃动起来，树上的鸟呱呱怪叫着，惊飞了。是的，我的能力已经相当的非凡了，自信可以做一个神弓。

我回过头，装出一副凶狠样子，问道：

“你是龙吗？”

它吓了一跳，食物滚落到地上。它连忙摇着脑袋，满脸惊恐地说道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是，我不是真正的龙。”

我又笑了一笑，靠着大树，手枕着后脑勺，说道：“是啊，你怎么可能是龙呢？如果你也算是龙，真是侮辱了龙啊！”

它明显松了一口气，说，“是啊，是啊，我绝对不是龙。我叫类龙。”

“我叫雷。”我扭头看着它，笑着说。

就这样，我和这个古怪的傻瓜动物做了朋友。当晚，我们偷偷地把它从村子里偷来的东西又还到村子里去了。我发现这个圆滚滚的类龙跑得倒是飞快，我都赶不上。一般龙走路都是慢吞吞的，非常威严，要么就是飞翔在蔚蓝的天空中。虽然类龙这家伙怎么看都像是没发育好的龙，可是我越来越不相信它是龙了。

经过小偷风波后，为了免除多余的麻烦，我决定在村子外留下来，每天观察村子的动静，来个守村待龙。不知为什么，类龙也老在这里晃悠，不肯离开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问它。它嘻嘻笑了，一副稀奇古怪的样子。“我在等月亮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皱了皱眉头，“难道别的地方没有月亮吗？”

“不一样的。”类龙装出很正经的样子，“只有这里的月亮才有意义。”

“你说什么啊？”我不解地问道，突然发现它的嘴巴在动。

“喂？你这个胖子，怎么又在偷吃我的干粮！”

“别跑，你这个小偷！回来让我揍你一顿！”

“别跑！”

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。天还是那么蓝，白云还是那么悠悠。

和类龙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美好，让我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快乐。小时候的记忆只有村子被毁灭的惨状。后来跟着师父，师父对我很好，也是一种严父慈母的感情，更多的是严格要求。我的记忆中似乎永远在练习，练习。在滂沱的大雨中保持着拉箭的姿势一动不动，在炎热的太阳下像羚羊一样奔